

日治後期臺灣小說中的「南洋」

文／蔡蕙頻（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活著回來》／晨星出版

我們遙望（帝汶）島的外景，海邊有很多並列的椰子樹繁茂著。椰子樹的海濱是南國情調的表徵。……這個時候，男人的生命祇值「一錢五厘」的一張郵票。

——陳千武·《活著回來》

他時常這樣想，臺灣人大都是守株待免者為多，有的永遠站在妻子的褲子下過生活，絲毫沒有勇敢和海外發展的精神，當此，我政府正在提倡南進的時代，為什麼不利用這個莫大良好的機會進出呢？

——阿Q之弟·《靈肉之道》

南洋，在戰前的臺灣小說中，是怎樣的地方呢？

陳千武《活著回來》： 南洋成為一個身心試煉場

說到小說中的南洋，不少人會馬上想到陳千武的作品《活著回來》吧？其實原名為〈獵女犯〉的《活著回來》，並不是發表在日治後期的小說，然而陳千武以二戰期間個人受徵召從軍前往南洋的經驗為底本所創作的《活著回來》，卻是描寫日治後期臺灣人到南洋作戰的經典之作。

小說裡，不是出於志願的「志願兵」們，只有為天皇「敢死」的「權利」，他們到昭南島（新加坡）、爪哇島、帝汶島等地，炎熱的天氣、令人吃不消的戰場工事、上戰場前的恐懼、火葬犧牲的隊友，以及對慰安婦的性剝削等，南洋成為一個身心的試煉場，真實又可怕。

呂赫若《清秋》： 南方是帶來希望的雄飛之地

呂赫若的小說《清秋》裡，耀勳在大阪製藥公司任職的弟弟耀東寫信回家，說總公司要派三人前往馬來新成立的辦事處赴任，自己是其中一名志願者，近期即將出發，途中若經過臺灣再順道返鄉。耀勳雖然不解當年熱中製藥研究的耀東為何突然決定前往南洋，一方面仍對妹妹脫口說出：「南方是現在男人憧憬的世界，你們女人怎麼會懂呢？」一方面卻又不知道怎麼向雙親說出耀東即將前往南方的決定。

某日晚餐後，耀勳終於將一切向家人說明，父親太過驚嚇，慌亂的說：「去南方？為什麼事情突然會變成這樣？」正要走去廚房的母親突然止步，



▲《清秋》

說不出話。祖父說：「噫！馬來嗎？馬來就在昭南港吧。」雖然隨後又說：「南方現在是能令年輕人熱血沸騰的地方。」但是弟弟耀東將往南方的決定，還是讓家人靜默了許久。

耀東的決定反映了當時企業在官方的鼓勵之下，紛紛前往南洋發展的時代背景。表面上，前進南方不只符合時代所需，更是帶來希望的雄飛之地，但是當兄弟見面時，耀東也對哥哥老實說出自己不得不配合公司到南洋去的窘境；還有耀勳家人之間的沉默與凝重，無疑都是對南進政策不言而喻的諷刺。

《風月報》〈冬夜〉： 去南洋開闢我們的新天地

不過通俗小說裡所呈現的南洋，卻恰好是完全相反的形象。

1920年代以來，隨著臺灣的都市化，消費市場逐漸成形，1930年代，臺灣的報紙與文學期刊上皆可見到連載通俗小說的現象。這樣的小說有強烈的市場性，透過連載的方式，不僅能夠在連載期間為刊物帶來穩定的銷量，也可以隨時調整劇情與人物，具體而微的反映時代的變化。



▲1930年代後期，臺灣的經濟每下愈況，南洋被視為是充滿希望與機會的新天地。圖為蘇門答臘北部都市棉蘭。

1936年，臺灣總督小林躋造宣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之後，臺灣在整個日本帝國的南進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明顯。1930年代後期，我們不難在多篇小說中發現，在戰時體制之下，臺灣的經濟環境每下愈況，人民在面對生活的困境時，南洋經常被視為是一個充滿希望與機會的新天地。

例如1942年《風月報》上，刊載一篇由基隆的作者「新人」創作的短篇小說〈冬夜〉，描述阿良與阿桂夫妻在冬夜中安撫生病的兒女。由於家境實在太貧窮了，阿良怎麼樣也借不到錢度日，他對妻子說：「想不到我會遭到這樣的環境，好，桂！我覺悟了，我要跟著南進的喇叭，到南洋去開闢我們的新天地！」阿桂也以「那裡沒有冬夜」鼓舞阿良，阿良看著窗外的月光說，「那是指示我南進的明燈」，夫妻倆有了希望，前進南洋的夢想，讓他們忘卻了生活的痛苦與壓迫，開心的唱著南進之歌。

作者並沒有交代「跟著南進的喇叭」到了「沒有冬夜」的南方之後，究竟要如何「開闢新天地」，讓我們讀來覺得有些政宣味，反映出當時官方高唱南進政策的時代背景，尤其在《風月報》刊出〈冬夜〉不久後，即改名為《南方》，配合南進國策的色彩就更加明顯。

阿Q之弟《靈肉之道》： 南方，一個快樂仙景的地方

我們從1930年代中期以後的臺灣小說可以發現，故事人物通常是前往日本、中國（特別是泉州、廈門等地）或南洋另謀發展，為了留

學去日本，渡海到泉州、廈門，除了地緣關係外，明顯的含有作者個人經驗，以及寄託在故事人物身上那分對於原鄉的情感與漢文化的呼籲。

例如小說《可愛的仇人》的作者、筆名「阿Q之弟」的小說家徐坤泉，本身有豐厚的漢學底蘊，也曾經有留學中國的經驗；小說的主角之一志中，也是極力呼籲漢文不可廢，並在中國經商成功的企業家。

那麼，南洋呢？徐坤泉在1937年出版的《靈肉之道》，是一個敘述國魂、阿蘭與約翰三人情感糾葛的通俗小說，因國魂與阿蘭結婚而失戀的約翰，曾度過一段荒唐的生活。後來不忍年邁的父親傷心而悔悟，決定前往南洋，在那裡展開新的人生。他在新加坡初以拉三輪車為業，可是新加坡景氣不好，約翰吃盡苦頭，直到進入知名的虎標萬金油工廠工作，再娶富家千金絲耶為妻，才改善生活，成家立業，並經商致富後，再回到臺灣。約翰並在某次返回新加坡的船上重逢曾有一段情的女給梅子，原來梅子也在與約翰分手後，前往東京習醫，再到新加坡開業行醫，而今已是一名成功的醫師。

另一方面，國魂與阿蘭結婚後，將家業投資南洋，沒想到卻在經濟恐慌之下受到波及，南洋的事業付之一炬，只好趁夜丟下妻兒逃亡。國魂所搭船隻遇到颱風，飄到南洋的一座孤島，只有他一人倖存下來，如魯賓遜一般的在荒島上生活數年，原始生活反而使他沉澱心靈，洗滌思想，最後被路過的英國船隻營救，再經香港輾



▲《靈肉之道》

轉回到臺灣，回到家鄉時，整個人已宛如新生。

在這篇精采的長篇小說裡，主要人物的國魂、約翰與梅子三人都不約而同的前往南洋，企圖離開臺灣到南方的國度開啟一段新的人生。這篇小說反映了1930年代中期以降臺灣社會逐漸濃烈的南進氛圍，以及臺灣人對於雄飛於南方的憧憬與期待。約翰曾說：「我

醒了，我由迷夢而跳起了，我不再躊躇，不再守株褲下，我要勇敢的拔劍而起，向前衝去，把一切的教條、情絲……斬斷！赤裸裸一個人，跑到海外去，南洋的地方，聽說是一個不熱不冷、快樂仙景的地方，大有成功的可能性。……臺灣是一個死地有什麼可期待呢？就是可以成功，亦不過是九牛一毛的成功而已，哪比得上千萬億大財源的李洋呢？……我……我……一定要作一個海外的大成功者，錦衣歸鄉……」南洋終究是一片讓他們從過去失敗的人生經驗中遁逃的國度，儘管真正到了南洋之後並沒有立刻飛黃騰達，但在小說中，南洋最終都能使來到這裡的人們得到人生的救贖與淨化。

過去，許多日本人來到帝國最南端的臺灣，將這裡視為尋求發展的冒險地；1930年代中期以後，帝國的觸角又從南端的臺灣往更南的李洋前進，李洋成為臺灣人的金銀島。實際閱讀日治時期臺灣小說中有關「李洋」的描述，就會發現由於作家個人的經驗，或是小說的屬性不同，作品中對於「李洋」的態度都不盡相同，臺灣文學作品中或有更多李洋的描述，等待你我繼續探索。☰